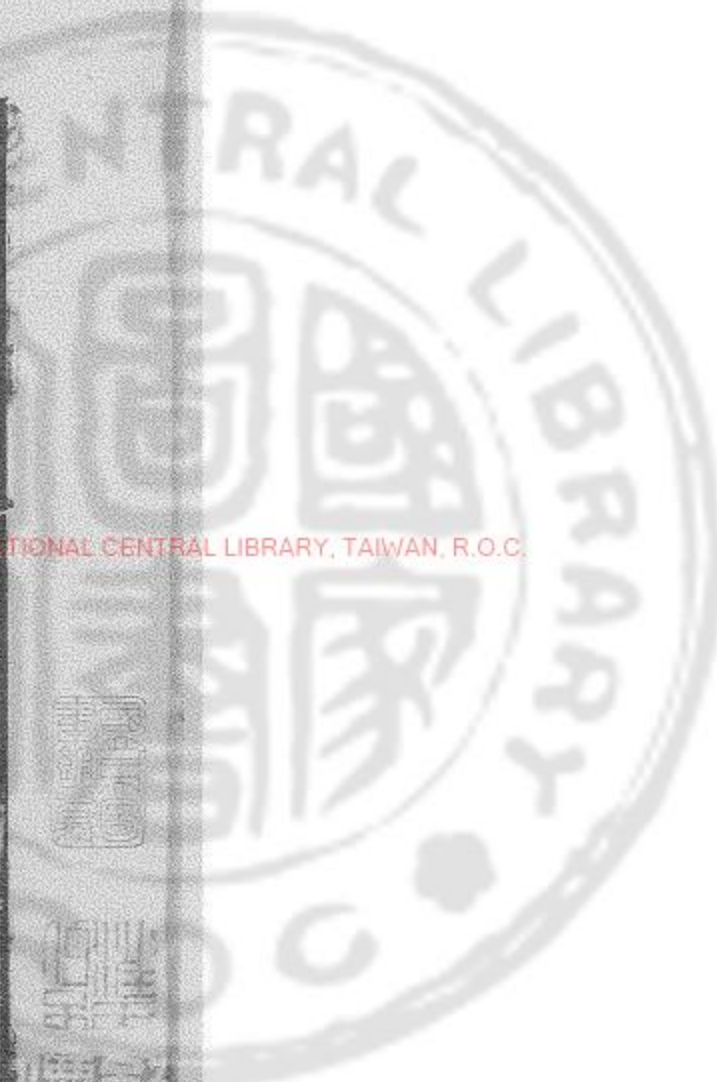


清尊錄

說畧十七

雜記十七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吶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



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  
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  
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  
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恠乃陰  
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  
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  
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

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  
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  
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粹所藉  
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  
中忽有聲若搥蹋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  
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恠勿啓其子不忍  
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  
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

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  
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  
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與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  
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  
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  
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  
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

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  
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  
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覲  
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  
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  
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甚  
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  
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

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衒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  
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  
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  
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  
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  
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  
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  
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  
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  
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  
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  
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  
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  
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  
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

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  
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  
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  
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  
可復得邪姑畱之明且來問報遂辭去且  
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  
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  
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

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  
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  
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  
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  
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  
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  
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  
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穀俟之晡時

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  
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  
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  
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  
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  
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  
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酌卮卽  
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

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  
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  
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  
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  
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  
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  
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  
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

于官夫諤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  
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  
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  
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  
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  
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  
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

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  
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  
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  
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  
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  
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  
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  
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



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  
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  
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  
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  
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  
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  
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  
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

氏父早死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  
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  
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  
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旣南宮不利遷  
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  
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齎甚  
厚太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  
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

言名曰集  
九  
九  
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  
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藉易  
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  
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葵識  
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  
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  
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  
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

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  
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  
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  
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  
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  
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  
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

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  
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  
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  
笑恠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  
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  
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  
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  
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待

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  
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  
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  
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  
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  
房内蒙被卧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  
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  
所謂作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

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

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翼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

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  
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  
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  
氏望見張跳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  
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  
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  
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  
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

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  
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  
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螯無  
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  
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  
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  
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

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  
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  
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  
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  
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  
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  
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  
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以

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  
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  
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床  
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  
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  
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  
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

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旣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畱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

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

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  
以有爲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  
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  
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清尊錄終